

惩罚在教育中的伦理学辩护*

董吉贺

摘要 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部分教师不敢运用合理的惩罚。而代偿论惩罚观从伦理学的视角为惩罚的教育意义进行了辩护。代偿论惩罚观认为,惩罚的核心意义在于让儿童对自己的违规行为进行“代偿”,为其行为承担责任,惩罚的积极影响主要是让儿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使他们掌握集体生活的规范,促进他们的社会化。此外,教师合法持有惩罚权,教师有理由也有必要把惩罚纳入常规的教育手段之中,但应该正视惩罚的消极影响,建立惩罚中的免责和人道主义援助机制等。

关键词 惩罚 代偿论 责任 教育意义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33X(2010)07-0039-04

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1]。然而,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惩罚正在遭受着空前的冷遇。面对学生的违规行为,部分教师不敢动用合理与必要的惩罚手段,把学生完全置于一种温情的教育场域之中,背离了真实的生活情境,给学生的社会化进程埋下了隐患。

教师之所以不敢运用惩罚,无疑根源于惩罚是一种悖论性的教育手段,它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发挥教育作用的同时也有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加上不当惩罚的存在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使得教师对惩罚避之不及,甚至是谈之色变。基于以上原因,教师规避了惩罚是一种必要的教育手段,造成了惩罚在教育中一定范围内的缺场。然而,对惩罚在教育中存在的必要性的先期判断,是不足以说服教师使用惩罚手段的。这种判断需要合理的论证。

一、惩罚在教育中何以可能

(一)惩罚在教育实践中的传统价值取向及其问题

教育工作者对惩罚的理解深受社会中惩罚现象的影响。因此,在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往往从惩罚在社会中存在的必要性方面去为其在教育中存在的必要性寻找依据。主要的惩罚观有以下三种:

1. 惩戒论取向的惩罚观

教育中惩戒论取向的惩罚观移植了功利主义的观点。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边沁认为:“所有惩罚都是损害,所有的惩罚本身都是恶,它之所以被允许,是因为它有可能排除某种更大的恶。”^[2]功利主义认为使犯错者遭受少量的痛苦,相对于由于违反重要的社会规则不实行制裁而引起更多人更大的痛苦来说,恶就要少一点。因此,惩罚在于威慑、制止和预防犯罪行为。所以,在教育领域,通过惩罚手段给那些犯有过错的学生施加一定的痛苦,是利用人趋乐避苦的本性来防止或威慑有潜在倾向的儿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至于惩罚中的隔离措施,则是避免犯错儿童给他人造成更大的伤害,或给别人增加更大的麻烦。

表面看来,惩戒论的惩罚观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但惩罚是否必定能够起到制止罪错行为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另一方面,所谓“预防”、“威慑”,并不是惩罚的应有之义,从概念上来讲,它们并无必然的联系,顶多是惩罚的衍生物,所以这种理论对于惩罚的解释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在教育中,凭借“威慑”的力量去教育儿童,其正当性是受到质疑的。

2. 改造论取向的惩罚观

改造论坚信,惩罚对犯罪行为具有改造和教育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惩罚是一种治疗措施,它实质上是通过违背当事人的愿望来达到治疗目的。”^[3]所谓治疗,实质上是一种改造,也就是通过对当事人过错行为的否定,而达到让其悔过自新的目的。法国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惩罚的本质功能不是使违规者通过痛苦来赎罪,或者通过威胁去恐吓可能出现的仿效者,而是维护良知。”^[4]很明显,涂尔干是在道德意义上来看待惩罚的教育功能。受此影响,教育工作者认为,对于违规学生施以惩罚,不管是言语批评还是剥夺其游戏权利,都是为了对其进行教育以及改造过错行为,希望借此使学生明白自己所犯下的过错,并幡然醒悟,自觉修正自己的行为。

同惩戒论一样,改造论取向的惩罚观看似具有教育意义,但“改造”也是惩罚的衍生物。英国教育哲学家彼得斯对改造论提出了质疑:第一,惩罚并不一定具有改造作用。虽然惩罚之后,可能出现预期的结果,但这并不一定是惩罚带来的;第二,惩罚更不一定具有教育作用。相反,惩罚容易导致师生关系的疏远和紧张,妨碍教育的实施^[5]。应该说,这种反驳虽有偏颇之疑,但还是很有道理的。改造论把惩罚的本质视为对犯错者的改造,实际上把惩罚的目的当成其功能,或者将良好的愿望替代其固有的作用,存在逻辑上的严重缺陷,因而,改造论的惩罚观并不能为惩罚在教育中的合理性给予确切的解释。

3. 报应论取向的惩罚观

报应论取向的惩罚观深受报应主义的影响。报应主义代表

* 本文得到联校教育社科医学研究论文奖计划的资助。

作者简介 董吉贺(1973-),男,山东汶上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教学伦理、教师教育研究。

人物康德认为,一种行为的结果是次要的,产生这种行为的道德动机或意图才是重要的;蓄意的犯罪行为由于罪犯主观上的罪责为正当的惩罚提供了必要和充分的理由;主张惩罚与犯罪相抵,使犯人尽责任是正义的要求^[6]。由此,报应主义认为惩罚的意义在于平衡正义的尺度,因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犯了罪错就要承受痛苦,主张惩罚应以犯罪人的道德罪过为基础,使惩罚与其罪行相匹配,因此社会通过对犯罪人的惩治来伸张正义,恢复社会心理秩序。根据这一观点,教育中的惩罚即对学生的不良行为或过错行为的报应,是为被破坏了的顺序伸张正义。在教育实践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倾向,个别教师惩罚犯错学生,并非真正出于教育目的,而是故意去“整治”学生,这对发展中的儿童来说是缺乏道德意义的。

报应论的惩罚观难以适用于教育,因为按照这样的理论,惩罚就成了对学生的“以牙还牙”,是以一种痛苦代替另一种痛苦。从学生的角度来说,他们会把惩罚看作外力对自己的处置,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愧疚去主动承担责任,自然会和惩罚对立起来。这种惩罚会使学生从良心的自我责备转向使用各种方法逃避惩罚,惩罚也就很难具有教育意义。

(二)代偿论惩罚观的提出及其在教育中的辩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种传统的惩罚观都难以为教育中的惩罚作出合理的解释。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对惩罚的对象给予很好的区分,亦即把儿童和成人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对教育中惩罚的本质缺乏深刻的理解,仅仅将惩罚当成人为制造的痛苦,而且把这种痛苦视为一种恶。这就取消了惩罚在教育中的特殊性,而要恰如其分地理解惩罚,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教育中的惩罚具有特殊性。惩罚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其出发点和目的必须是为了教育。惩罚应该有助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施行惩罚的方式和手段理应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教育面向的是发展中的儿童,是未完善的人。因此,以对成人进行惩罚的理由和方式对儿童进行惩罚是欠妥当的。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对成人的法律制裁不适用于儿童,惩罚也应如此。惩罚适用的对象是违反规则的过错行为,任何行为都会招致一种回应或反应,评价这种回应与反应的最高伦理标准是正义。当一个人对他人或团体犯下过错或侵犯了他们利益的时候,理应对他人进行补偿,如赔款、道歉等,这是原初形态的惩罚。但当所犯下的错误用赔款、道歉等方式不足以补偿或根本无法补偿时,为了平衡正义的尺度,只能以剥夺犯错人的利益或权利等方式进行替代式的补偿。也就是说,接受惩罚是犯错人对自己的违规行为进行“代偿”,是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姑且把这种惩罚理论叫做“代偿论”。应该说,“代偿论”的惩罚观是适用于教育的。儿童是成长中的人,由于认知和经验等因素所限,难免会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教育理应让儿童知道行为的错误,并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样做,是让儿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让他们懂得集体生活的规范,同时也促进他们的社会化。

所以,惩罚的本质并不是惩戒、改造或报应,而是为过错承担责任。虽然这种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强制性的,可能给儿童带去一定的痛苦,但惩罚针对的是违规行为,在儿童不能主动为自己

的过错承担责任的时候,惩罚是必要的。相反,对违规儿童姑息迁就或无所作为,则是教师失职的表现,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这样做,对于受到侵犯的一方来说,正义的天平就会失去平衡,也不利于违规儿童的正常发展。所以,为了维护正义,教师要让儿童知道自己的错误,并通过惩罚的方式强制其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惩罚可能制造一种痛苦或不愉快,但痛苦和不愉快未必就是恶的。

二、“代偿论”下惩罚的教育意义分析

(一)惩罚的教育意义

惩罚的积极教育意义有很多体现,从代偿论来看,其最为核心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让儿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教育中惩罚的本质在于让违规儿童为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在人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一个行为或动作必然引发一种回应,这就意味着,一个错误的行为或动作难免遭受惩罚。惩罚首要的教育意义便是让儿童学会责任担当。相对于一个人所犯的错误而言,逃避为错误承担责任更为人们所不齿。相反,那种主动承担责任的人却能够赢得人们的尊重。教育中的惩罚实践时会顺应这一事实,当儿童自愿地、主动地、诚恳地为过错承担责任时,不仅不会受到惩罚,反而可能成为教师表扬的对象。教育中的惩罚不是为了惩罚而存在,而是为了教育,让儿童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所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当儿童缺乏为过错承担责任的能动意识的时候,惩罚是为了告诉儿童应承担的责任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惩罚是强制性地使其担负责任,另一方面,对于儿童来说,与其受罚,不如主动地去弥补过错。在这层意义上,惩罚是为了不惩罚,是为了促进儿童人格的完善和健康成长。

2. 使儿童掌握集体生活的规范

因为人应该成为负责任的道德主体,而这主要体现在集体或群体生活之中,所以儿童有必要逐步掌握集体生活的规范。惩罚应用的范围主要指向群体领域^[1],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在这方面发生的。就集体生活规范的社会意义来说,是为了保障集体或个人利益不受侵犯,是对个人行为的制约。但是,需要留意的是,学校中行为规范的功能不仅限于这一方面,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教育,也就是说,行为规范的设立,首要地是为了让儿童学会在集体中生活,惩罚的意义也不能与此相违背。学校中集体规范的教育包括法律、纪律和道德教育,当然,就教育中惩罚的对象来说,主要是违反纪律的行为。既然儿童是发展中的、未完善的人,就难免会犯错误,我们不能以对成人违规所具有的主观故意性的假设去假定儿童。正是由于儿童的待发展性,其违规行为只能看作是学习中的“试误”,对于违规儿童,惩罚让其承担责任的同时,所维护的是规范的严肃性,因为“为纪律赋予权威的,并不是惩罚,而防止纪律丧失权威的,却是惩罚”^[4]。在这层意义上,教育中的惩罚加深着儿童对学校规范的感受、理解和认同,是儿童掌握集体生活规范的特殊而必要的途径。

3. 促进儿童的社会化

在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演进中,行为规范的掌握与内化是

重要的一个方面。当代社会充满了各种规则,个人的行为受制于它们的规约。教育中的惩罚有助于儿童对行为规范的掌握。惩罚作为使儿童对违规行为担当责任的强制性措施,亦与社会生活有着一致性。在社会生活中,除非一个人能够主动地为错误承担责任,否则,无法避免外力施加的惩罚。社会生活的这种模式要求教育要为此作准备,所以,惩罚作为社会生活的元素不可以在教育中缺省。让我们作这样一种假设,倘若有一所学校,通过各种方式使儿童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且用了最好的手段引导儿童去做对的事情,唯独不对儿童的任何错误作任何惩罚,即使是批评也不曾使用。那么,这样的教育能保证儿童只做正确的事情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好心做坏事的例子该如何解释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第一,谁来为过错承担责任呢?第二,既然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缺乏遭受惩罚体验的儿童,能确保他顺利渡过社会的惩罚吗?显然,离开了惩罚的教育,这些问题都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所以,放弃了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而不完整的教育,在培养适应完整的社会生活的人亦即儿童的社会化方面,是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的。

(二)惩罚的教育意义是其可能性的影响

由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复杂性,任何行为都未必引起必然的、可靠的反应。像其他教育手段一样,惩罚与其作用之间也不会时时刻刻发生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惩罚的教育意义是其功能及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种可能性。所以,那种盲目夸大其教育意义或贬损其教育功能的观点都是不客观的,甚至是有害的。

如果我们可以对惩罚的功能与所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合理的分类,就会进一步说明以上观点。现尝试从三个角度进行划分(见表1):第一,从惩罚的本质上来讲,可以分为固有的与附属(或称衍生的)的两类;第二,从必然性上来讲,可以分为确定性的和非确定性的两种;第三,从其性质上来讲,可以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需要说明的是,表1中所列具体的功能和影响是对现有研究进行汇总的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同时属于固有的、确定的和积极的惩罚只有“承担责任”,同样地,同时属于固有的、确定的和消极的惩罚只有“强制性处罚”。这就是说,惩罚是具有悖论性的教育手段,它为了教育,却又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另外,没有哪一种影响是属于附属的、确定的和消极的,这就意味着,惩罚不一定带来消极的影响。从表1还可以看出,多数教育意义都是属于惩罚附属的影响,而不是惩罚所固有的、确定性的作用。

既然惩罚的教育意义是可能性的影响,那么其可能性的大小就依赖于惩罚的方式和方法。肯定地说,坏的方法会导致惩罚消极影响的扩大,而好的方法则会消解其消极影响,从而实现其积极的教育意义。

三、关涉惩罚实践的几个基本问题

以上对于惩罚教育意义的分析,是要说惩罚在教育中存在的必要性。这仅仅解决了“应该”的问题,而若让教师敢于运用合理的惩罚手段,需对惩罚的合法性等问题予以讨论。

(一)教师持有惩罚权的合法性

表1 教育中惩罚的功能与影响

	固有的		附属的	
	积极的	消极的	积极的	消极的
确定的	承担责任	强制性处罚	掌握集体生活的规范 促进社会化	
非确定的			改造 威慑和预防 生成抗挫折能力 释放负疚感	形成逆反心理 造成师生关系的疏远 造成攻击或侵犯行为 使厌学 挫伤自尊心 使自卑

惩罚在教育中既然是必要的,那么谁具有惩罚权是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应该说,校长、学生工作管理人员和教师等拥有专业权力的教育者,都具有对学生实施惩罚的权力。但校长和学生工作管理人员行使惩罚权,主要针对的是较为严重的违规行为或需要给予学校纪律处分的行为,对于一般违规行为的惩罚,则应属于教师的权力范畴。

教师之所以合法持有惩罚权,缘于教师的三种角色。一是作为父母替代者的教师,从儿童父母那里转移了惩罚权。毫无疑问,在法律和道德的限度内,父母天然拥有对孩子的惩罚权。当儿童走进学校,教师不可推卸地承担了父母的部分职责,并享有父母的管教权力,惩罚权也不例外。而且,儿童的年龄越小,这种特征就越明显,因为越是年龄小的儿童,对成人的依赖就越强,教师就越有必要充当父母的角色;二是作为教育者的教师,被国家赋予了惩罚权。根据教育法,义务教育明显带有强制性的特点,教师作为教育的具体实施者,接受的是国家的委托,对国家负有责任。惩罚作为一种必要的教育手段,在对违规儿童的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外来的包括家长施加的压力,都不能成为教师放弃惩罚权的理由。相反,合理的、有效的惩罚体现的正是教师依法持有的权力以及国家教育法的权威性;三是作为专业者的教师,自然享有惩罚权。在教育中,惩罚不仅是一个理论难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难题。由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复杂性和惩罚影响的多样性,导致对惩罚的运用具有较高的要求。一方面,惩罚的实施者要对儿童心理特点、成长环境有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惩罚的实施者也要掌握惩罚的理论、运用的技巧等问题。所以,惩罚不单纯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专业能力。这就意味着,一个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非专业者难以正确地运用惩罚,而教师作为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显然是责无旁贷。

(二)正视惩罚的消极影响

惩罚作为一种争议较多的教育手段,尽管有着独特的教育意义,但若使用不慎,仍有可能带来一些问题,诸如导致师生关系疏远、逆反心理、厌学、撒谎、攻击行为等。这是因为儿童的心理发展是极其复杂的,它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些因素是教师无法控制的,因此,事情发展的方向有可能出乎教师的预料。

问题还不止于此。由惩罚给儿童带来的消极影响有时会扩

大,比如造成家校矛盾,甚至教师要担负连带责任,被施以处罚。这是造成教师不敢使用惩罚的主要原因。前面已经论及,对于违规行为的教育,惩罚是难以替代的手段,作为有着合法惩罚权的教师,对惩罚的消极影响要抱有清醒而理智的认识。首先,应该看到,惩罚的这种负面效应是极少量的,是事物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作为教育者,教师要做的是研究如何防止不良后果的发生,而不是取消惩罚。其次,教师需对惩罚的消极影响有心理预期。由于惩罚作用的复杂性,教师绝不能一罚了事,要注意观察儿童,了解儿童是否真正接受了惩罚以及惩罚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以决定是否采取防范不良后果的措施。再次,惩罚的消极影响是可以避免和预防的。事实证明,机械和僵硬的惩罚方式是导致惩罚问题的重要原因。在惩罚实践中,惩罚手段非单独使用就能奏效的,它需要配合以说服教育,需要情感的渲染,也需要讲求艺术。只要教师掌握了惩罚的技巧,合理地运用惩罚,就能够避免惩罚的消极影响或将其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因此,正如不能因噎废食一样,教育不能放弃惩罚,作为教师,有理由也有必要把惩罚纳入常规的教育手段之中。如果合理的惩罚仍然导致了不良后果,那就涉及到教师和学生的正当权益问题了。

(三)惩罚中的免责与人道主义援助

教育中的惩罚始终出于这样一个目的,即为了教育,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但其消极影响的存在,使得惩罚成为一个具有悖论性的教育手段。由于不当惩罚而产生了消极后果,教师自然无法摆脱责任,然而,合理惩罚仍有可能使儿童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这种情形无疑是教育不可回避的难题。

当代社会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给儿童的个性赋予了脆弱的一面,尤其是娇生惯养的孩子难以承受挫折。面对这种情况,教师无法准确把握惩罚的限度,即使遵守教育原则给出的惩罚,有时也会产生不良后果。既然不能以放弃惩罚的方式来躲避其可能的不良后果,那么,谁来为这种结果承担责任则成为必须回

答的问题。站在教育者的立场上,应该说,只要教师遵循教育的原则和应有的程序使用惩罚,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教师是可以免除责任的。这一观点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必须明确什么样的惩罚才是合理的,包括惩罚的限度、手段以及方式等,这需要继续加以研究,并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为惩罚在教育中的实践确立可以凭借的依据。对于合理惩罚的不良后果,教师被免责以后,就找不到可以为此承担责任的人,特别是间接造成学生严重的心理疾患或身体伤害的情况,无论对于儿童或家长都是有失正义的,因为直接的过错并不在他们。然而,在这样的事件中,儿童或家长是遭受伤害的弱者,对于他们,教育系统自身应建立或建议社会建立人道主义援助机制,给予儿童或家长以适当援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正如不能盲目夸大惩罚的消极影响一样,也不能随意夸大其积极作用。在违规儿童的教育方面,惩罚仅作为一个必要的教育手段而存在。无论是校长还是教师,都应注意惩罚功能的双面性与有限性,在惩罚的运用中始终保持谨慎和高度的警惕。

参考文献:

- [1]傅维利.论教育中的惩罚[J].教育研究,2007(10):12.
- [2]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16.
- [3]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M].西方思想宝库委员会译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961.
- [4]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M].陈光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62.
- [5]黄向阳.德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50.
- [6]周冬梅.论教育惩罚[D].东北师范大学,2006.5.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 邮编 200062

Ethical Justification for Punishment in Education

DONG Ji-he

(Department of Pedag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ome teachers do not dare to use reasonable punishment in the current schooling. By coming up with the compensatory theory of punishment, we aim to justify th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of punishment from an ethical angle. The core significance of punishment lies in making the children compensate for their illegal activities and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behaviors. Furthermor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unishment is to make children learn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behaviors, to help them grasp the norms of collective life, and to promote their socialization. In addition, teachers have the legal power of conducting punishment and it is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for them to take punishment as one of the routine teaching methods. But meanwhile, teachers should also face up to the negative effect of punishment. A mechanism of responsibility exemption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punish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tself.

Key words: punishment; the compensatory theory;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